

人生好像一本书，每个人都是它的作者，每时每刻都在用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

ZaiMinZhengZhanXianShang



在民政战线上

一个军转干部的自述

林书岭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在民政战线上

一个军转干部的自述

林书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民政战线上/林书岭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087-3460-6

I. ①在… II. ①林…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136 号

书 名: 在民政战线上

著 者: 林书岭

责任编辑: 安 娜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010) 66051720

邮购部:(010) 66060275

销售部:(010) 66080300 **传真:**(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序

罗平飞

征程风雨忆从头，阅历沧桑一卷书。

人生好像一本书，每个人都是它的作者，每时每刻都在用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每个人又是它的读者，每时每刻都要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品味人生，明其真谛。林书岭同志，从炮火纷飞的岁月走来，经历过近30年无怨无悔的军旅生涯，走过近16年激情飞扬的民政征程，如今带着从容淡定的微笑，回忆属于自己的精彩，这也算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吧。

这本书是林书岭同志在民政战线上奋斗历程的记述，也是他自强不息精神的延续。在与病魔抗争的同时，他用手中的笔描绘了转业到民政部工作的经历与心境，勾勒出为民政事业奋斗的行行足迹，同时投射出他在不同阶段对事业、家庭的理解和态度。读之，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既可窥见历史的沧桑和时代的风云，又能引起共鸣与遐想。

一位哲人说过，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中游是中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人到老年，走过坎坷不平的路径，心境又回归平静，到达“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这大概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愿我们的老同志们心宽如海、健康长寿！

以上这些文字有白璧添瑕之嫌，权当自己的一点感受。

2010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转业前夕	1
从连队士兵说起	2
军队要消“肿”，多余干部哪里去	12
我的“所”在哪里	17
第二章 一切从零开始	31
脱军装之后	32
开始工作，迈入人生旅途新阶段	37
第三章 人到中年家事多	56
当上北京市民之后	57
清贫而宁静的家庭生活	67
第四章 迎接挑战，艰苦创业	90
事业选择了我	91
迎接挑战创大业	98
各级领导重视鼓励，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131
事业在发展，接力赛在进行	143
第五章 新战线，新阵地，新岗位	148
小事入手，先干几件平常事	149
重在教育，搞好党员重新登记	157
报社要发展前进，需要打造另一个轮子	159

第六章 民政学院要搬迁，急赴河北建新院	168
人生难得几回搏，身负重任奔三河	169
打造良好的施工环境，确保施工质量第一	174
二期工程的是是非非	189
预料之外的安排	195
后 记	202

第一章 转业前夕

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
要妥善安置，做到“各得其所”

有人说：“军队干部转业地方，是人生的第二次投胎。”身临其境仔细想想，这话不无道理。我个人的经历，我很多战友的经历，也许能证明一些什么。

20 世纪 70 年代，是我国当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10 年。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折戟沉沙，国人从 60 年代中后期被鼓动起来的对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急剧降温，开始冷静、沉默和反思，“文革”败局已定。1976 年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总理病故，悲恸欲绝的“一月哀悼”，波澜壮阔的“四·五”运动，“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暴发”（鲁迅语）。国人终于爆发了！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9 月 9 日世纪伟人毛主席逝世，10 月 6 日一举粉碎“四人帮”，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揭开了我国当代史上新的一页。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带领下，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序幕。从此，我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军队，纵观我服役的部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上到下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及时清除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和影

响，进入了整军和建军的新时期。

当时军队的状况，正如邓小平同志在 1975 年 1 月 25 日及以后的多次讲话中指出的：“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庄严号令，重点“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里，我一直在首都某警卫师先团后师政治机关从事宣传工作。经历了那长达数年的整顿，目睹了为了消“肿”，一大批干部被转业到地方，其中有与我在一个团里长期共事的数十名老首长、老战友；听到和看到了，在他们脱军装时发生的顺心的、难过的甚至伤心流泪的故事。

时至今日，经过 30 多年的沉淀和淘汰，这方面的事，我依然能够回忆起许许多多。我想把能够记起来的材料写出来，以表示我对他们（不少人已先后病故）的深切怀念，也是对我那段人生经历有所记录。

从连队士兵说起

军队的基础在连队，在士兵。军队要整顿，不能不涉及连队，不涉及士兵。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全国学解放军”的社会氛围里，当兵成了青年人梦寐以求的职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队到地方“三支两军”，使一身绿军装成了无价之宝，成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版，第 1 页，第 15 页，第 20 页。

了尚方宝剑，解放军成了近乎神灵的群体。首都警卫战士，执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更在红领章、红帽徽上增加了一道道光环。在那个年代，农村生活很苦，农村青年没有出路，当兵成了农村青年的首选，那些来自农村的连队战士，谁愿复员回家？

老战士复员退伍工作由难到易

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连队指导员调入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期主管宣传教育。每年最令宣传教育主管部门和连队指导员们头疼的事是一二月份的老战士退伍复员工作。服役期满的老战士们，不少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复员回农村，宁肯去新疆农垦师，也不愿回自己的故乡。连队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复员退伍任务，又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逼得急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复员老兵顶撞连队干部，骂大街，摔东西，算是轻的。

老战士复员退伍的工作，从1967年开始，突然变得非常容易，服役期满的老战士，不是找连长、指导员软磨硬泡闹着不走，而是闹着要走。这是为什么？很简单：退伍战士的去向发生了变化。

原来，“文革”开始以后，每到老兵复员退伍季节，中央和北京市的很多大单位，争着到卫戍区部队要复员老战士，有的单位在复退教育开始之前就到部队预订人数。那几年，一大批复员老兵安排到了外交部服务局、市公安局、公交局和大的厂矿企业（多年后，这批老战士中很多人成了单位的中层领导和业务骨干，有的人还出国工作）。

军队吃香，卫戍部队吃香，复员老战士自然也吃香。退伍了，不回农村了，留在北京了，这对战士们该有多大的吸引力？老战士争着要退伍，复员退伍工作还有什么可难的。

当然，部队军事训练任务很重，老战士都是各方面的骨干，

很多老战士——多数是党员，对部队有感情，自觉服从工作需要，自愿留队，超期服役。再说，年年地方都争着到部队要人，1970年年初，还发生过到北京火车站抢复员老兵的事。那时部队驻在昌平沙河镇附近朱辛庄的市劳动大学，部队要紧急疏散，复员的老兵必须按规定时间离队，市某单位接复员老兵的车迟迟未来，我只好要车把这10多名老兵送到火车站回乡。车刚出发，接老兵的车来了，在接兵单位的人一再恳求下，我只好跟他们到火车站追，我们到站后，老兵们已上了火车，再有10分钟就开车了，只好到车厢内找，硬是把这批老兵给请出了车厢，留在了北京。留队的超期服役老战士，虽然看到自己同期入伍的战友老乡留在了北京，心里怪痒痒的，但看到年年都有复员退伍的老兵留在北京，也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心想，反正年年北京都要人，早一年晚一年都一样，急什么呀！这样一来，连队超期服役的战士越来越多，超期年限越来越长，服役三年期满，不少老兵服役四年五年，最多有七年八年的。老兵越多，兵越好带，连队干部求之不得，何乐而不为。

中央〔1972〕44号文件下达，复退工作形势突变

1972年1973年新旧年交替之际，正当一年一次的老战士复退工作准备开始之时，中央发了〔1972〕44号关于老战士复退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为部队老战士复退工作专门下达文件，这在党的历史上也许是仅有的一次），文件内容很长，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老战士复员退伍必须“哪里来回哪里去”。就是说，除个别北京入伍的老战士以外，外地入伍的复员退伍兵一个也不准留在北京，必须全部回原籍。

文件下达后，我反复看了又看，有“照办”二字，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在由各营教导员、各连指导员参加的教育准备会上（那时每次大的教育运动，都要由宣传股主持召开教

育准备会，布置教育内容、时间安排和要求等），我开始传达文件，像每次传达中央文件一样，大家安静地听着，文件的要害部分还没念完，有人就开始议论，继而嚷嚷，最后是按捺不住的骚动。我只好暂时停读文件，任由大家发泄，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局面。大家嚷嚷的其实就是几句话：“哪来哪去——娘肚子里来的，还回去行吗？”“坏了，这咋给超期多年硬不让人家走的老兵说呀！？”“谁的傻主意？又给指导员出大难题了！”

教育还是要进行的，超期六年七年八年的老兵（那时还没有老战士转志愿兵的制度）还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农村老家，留北京安排工作那是连想也不敢想了。我到各连了解情况，有的连长、指导员与超期七八年的老战士们一起抱头痛哭，有的连里准备了一桌酒菜，连队干部与老兵们围坐桌子四周，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动筷子，还有个别老战士咬破手指写血书：“首长放心，我回家！”

“谁的孩子谁抱走”，谁的困难谁克服。好在老战士们毕竟是老战士，多数人还能理解并执行，不理解也会执行。师团首长一再指示，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派得力干部送这批老战士复员回乡。上级规定：要一直负责平安送到老战士原籍县的武装部，从武装部拿回“接兵收条”才算负责到底，完成任务。

那些在部队当了七八年兵的老战士复员回家后，他们的父母妻子也很难理解：“人家早回来的都安排了工作，你就不留北京，回来组织上也得给安排个事干吧？”这些家人的埋怨老战士还能理解，也好解释，就是个别人的讽刺挖苦叫人受不了。六连一位我认识的老兵给连里来的信，指导员也给我看了。战士说，他同村同年入伍同在一个连的那名因违反纪律服役不满就中途退役的张某人，在县里工作多年了，听说他回来后，到家里看望，说什么：“你入党最早，连里的红人，农业光荣，回来干农业重

要，不像我，有点工资，混口饭吃得了。”老战士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那年的送老兵复退工作充满着难以预料的不安和险情。上边频发送兵情况的电报：长沙火车站，老兵专列到站后拒绝下火车，强逼下火车后，怒砸了火车站……于是上级规定：老兵要分散走，不准开送老兵专列，防止互相串通闹事。接着传来的电文是：济南火车站一老兵在火车站上吊自杀。这些情况使各级首长都很紧张，谁也怕自己的部队出事故。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而农村出来当兵的青年过多地留在城市工作，是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严格要求退伍老兵哪里来哪里去的44号文件，是一定要执行的。

难归难，我所在的团除了一名该走未走的老兵外，还是按时平安地完成了复员退伍的任务。

我个人仅有的一次送兵经历

那名该走还没有走的兵，就是由宣传股直接管的电影放映组组长。送这名老兵，是我在28年的军人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单独送一名老兵且充满变数有惊无险的经历。

这名很优秀的老战士，1968年入伍，已服役6年，入伍前高中毕业，河南某县人。入伍不久即调师电影放映队工作，1970年团成立电影组，调团来任组长，因编制批不下来，未能提干。此人已结婚，妻子在河南平顶山市某局工作。按44号文件规定，他必须复员回原籍县农村。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各连的工作，经向团首长请示，这个战士的复员工作暂缓一步，等部队工作做得差不多时再做他的工作。因此，他的工作晚了一个来月。

在正式谈话之前，他已猜到他是非走不可了。他不是怕退伍，而是怕复员回家，他的心愿是到妻子工作的平顶山市，这个

要求应该是合理的。在前几年的复退工作中，他想去平顶山——一个以煤矿为主成立不久的地级市，是易如反掌的。为了达到复员到平顶山市的目的，他老父亲带着半布袋红薯来了，把红薯送到政治处主任、副主任家，我也得了好几块。他爱人来了，坐到我办公室反复申诉让他去平顶山的理由，并保证只要把档案送到市老兵接收安置办公室（简称“安办”），接收安置工作都由她负责，决不麻烦部队。给我的印象，她是个活动能力很强、能说会道的女人。我和政治处主任商量以后，决定与他谈话并派宣传股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干事送他。与他个别谈时，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派人带档案与他一起（还有他爱人）去平顶山安办，如安办接收，皆大欢喜；如安办不接收，再一起回距平顶山市 100 多公里的原籍县报到。这个协议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爱人的要求，他们很满意，就同干事（应干事要求还带了一名战士）上路了。

几天以后，干事回来了，一见我就大发脾气，说：“人家平顶山市安办根本就不接收，还说我们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不按 44 号文件办。按协议该带他回他的县里报到吧，你猜怎么着？他给我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了！他躲起来了！那么大个平顶山市，我到哪里找他？没办法，我把档案往安办桌子上一撂，就回来了。”

正在我急得抓耳挠腮时，团长把我和主任叫去，团长气得红着脸大发雷霆：“你们政治处就这么一个兵，还弄不好，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个兵出问题我拿你们俩是问。马上再去，干事办不成股长去，股长办不成主任去……”

我从团长办公室出来，二话没说，叫上那个去了一次的战士就出发了。

连夜赶到平顶山市后，在安办见了负责接收工作的一位年纪不轻的市人武部法参谋，他把档案又交给了我，态度还好，说话也算客气。从法参谋口里我知道战士爱人是市某局下属单位的职

工。于是我急奔市某局，张局长接待了我。此人40多岁，个子不高，表情很严肃。我刚张口说两句，他就接过话头，先把部队不负责任，影响他局的职工工作等埋怨了一番，看来他对他的职工很关心，对这个退伍战士的事很了解。我提出请他转告一下，请他们两位到市招待所找我。

我刚到招待所，战士和他爱人就到了。这是一次十分艰苦的谈话，他态度强硬，平顶山市不接，就在这里当黑人，决不回原籍县去，还说了不少不负责任的气话。我也很强硬，先批评他违反在部队谈好的协议，不与送他的人见面，太不光明正大，然后劝他先回县里报到，再作长远打算。针对他的气话，我想得很多，鉴于确有退伍老兵打骂送兵干部的事，我也怕他找几个“二杆子”年轻人给我找麻烦，所以我向他表明：我原籍县城距这里才30多公里，平顶山市有我众多的同学和乡亲，一个电话能找来十个八个不成问题。我是想用这些大话震慑他俩一下，防止他俩出坏点子。

我当时想，怎样才能把他送回他原籍县报到？想来想去，完全不满足他的要求，不给点定心丸吃，硬对硬是不行的。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想，可否先送他到县里报到，再由县安办转到平顶山安办来？从内心讲，我非常同情这个战士——在部队几年共事，对这个准备提干而未办成的放映组长很有感情。以他的处境，他爱人在这里工作，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再说，我总不能办不成再让主任来，那也太丢脸面了。要真这么做，必须首先得到市安办法参谋（其他人一个也不认识）的支持和配合。我到安办找法参谋摸底，法参谋一句话给以回绝：“不行。”法参谋还说：“他一个县的安办没有权力向地级市安办转关系，除非你们发调令。”法参谋说得有理，于是我又拉近乎，问家常。原来法是襄城县人，与我原籍县毗邻，话就多了。闲聊中得知他家住在武装

部家属大院，晚上我便买了礼物到法家拜访。法及其爱人听说是北京来的老乡，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爱人看我穿的绿军装是当时只有北京卫戍区警卫部队才穿的绿中带亮十分挺拔漂亮的的确凉军装，摸了又摸，很是喜欢，我立即见缝插针拉近乎，说师的军人服务社有内部人才能买得到这种布，如需要我可买些邮来。法的爱人喜出望外，要给我买布的钱，我当然不能要，但答应一定办买布的事。这次家访，谈的全是布的事，虽完全出乎意料，但以“布”为媒介关系拉近了许多。送我出门时，法表示，档案关系虽不能转来，但他可以对我的意图给予配合，我十分高兴。

第二天，某局长约我去，很严肃地问我怎么办？我隐约感到，这位局长不仅是对我不善，施加压力，似乎还在幕后扮演着某种角色。我再次请他转告，到招待所再谈。

由于法参谋答应配合，我很体贴温和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先到县里安办报到，再恳求县安办把档案关系转到市安办来。如再不行，我把档案送到他原籍县安办就回京了（按当时规定，只送档案安办是不接收的，必须是人和档案同时到场，档案无误，人无伤损才打收条——但这规定战士并不知道）。战士也冷静了许多，表示可以考虑。他们离开招待所后，真的去了市安办，法参谋怎么给他们谈的，我不得而知，下午他俩就找我说，同意我的意见，条件是我必须保证在县安办开出转来的公函并一同再来市安办交接。对我来说，只要把他送回县里，我就完成了送兵任务，剩下的事，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第二天黎明，这位战士两口子就到了招待所，为了让他俩放心，我和战士把大衣存在招待所里，也没退房。我们四人乘长途汽车（因她的关系，也没有买票）经多半天就到了他的县城。下车后一同到县城里他岳母家小坐，他岳母和丈人家的嫂子准备买肉包饺子招待我们。我们四人到了县安办，一位 50 多岁的老科

长接待了我们。他认真地验了档案，这时战士要说话，老科长让战士不要说话，并让他俩到外间（套间房，分里外间）等候。他俩不很情愿地出去了。我和老科长聊了几句，提出把档案关系转到平顶山市的可能性，老科长摇头说：“不可能。”我还想申诉转关系的理由，老科长不容争辩地说：“啥理由也不行，没那规矩。”他停了停又说：“再爱闹事的老兵，到了我这里就老实了。”我不再说话。老科长拉开抽屉，填写了印好的接兵收条：人正常，档案齐全无误。科长把收条递给了我，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收条叠好，装入军上衣左上方口袋里，系好口袋扣子，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到此，送兵任务算是完成了。然而，我的心里仍然沉重，我该怎样向外间屋等候的他和他妻子还有可能正在包饺子的他的岳母和嫂子交代呢？他们，可是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呀，下边的戏咋个唱法？我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点谱也没有。

我和老科长告别之后，来到外间屋，外间屋竟空空如也，他们夫妻俩呢？出外间屋门就是大街，我和我带的战士在临街的屋门口环顾四周，街上人不多，怎么找也看不见他俩。人呢，到哪里去了？就在这一两分钟之内，我脑子里蹦出了一个“阴险”的想法：溜。三十六计走为上。溜——难得的机会，赶紧脱身，离开这个充满变数的是非之地。我推一把跟随我的战士，急步向北（安办门口是条南北大街）走去。小战士不解地问：“股长，咱这是往哪里去？”“走，回去。”“回去？不找他俩了？”我没有言语，只是急走，小战士又问：“汽车站在街南头呀，咱这是向北走？”我仍没说话。走出大约半里多路，是条东西流向的河，河上有桥，桥北头仍是城区，还有些楼房。我在桥头稍加思考，决定不过河，而是让战士在桥头小铺买了几个烧饼，即顺桥头台阶走了下去，顺河滩向西走去。荒芜的河滩里，杂草丛生的小路有时

无，我俩逆流而上，沿河滩走出了三四里路，远远脱离了城区，便松了一口气，坐在绿草如茵的地上，美美地吃了烧饼，手捧清凉的河水喝了几口，走出了河滩。

站在河堤上，举目四望，正在出穗的麦子，像绿色的海洋，一望无际，已经盛开的油菜花，像一片片金色的大毯子，把整个大地田园打扮得更加绚丽夺目。我大口吸着带着菜花香味的清新空气，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和快意；同时也觉得歉疚：“对不住了，我的好战友，这是你的疏忽给我的机会。再说，我实在也办不成你要挟我办的事哟！”

“咱咋办，这荒天野地，没路没车，咋走？”战士憋不住了，闷声闷气地问我。“你向远处看，那是什么？”我看见在远方约二里多路的地方，在密集的一排树林里，依稀可见有汽车东西走向地飞跑着，对战士说：“看见了吗，那是咱来时走过的公路，走，截车去。”

我俩趟着麦棵子，向公路走去。刚到路边，正好有几辆沿途教练的军车，我一招手，车停下了，我对带车干部谎称我俩到郑州出差，没赶上长途车，请捎我俩一段路。带车干部没说话，只挥了一下手，我俩就麻利地上车了。走出约 20 多公里后，车停下了，带车干部说，他们要拐弯向回走，还说这里距漯河市还有 30 多公里，让我俩再想办法。我俩下车后只几分钟，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驶来，我一招手车又停下了，如此这般又上了车，一路顺风就到了漯河市。

这两次顺利截车，实在要感谢身上的绿军装和那时人们之间的诚信度。

在漯河饱餐一顿。乘长途车过舞阳等县城很快到了平顶山市。我本来计划到招待所取出大衣回 30 多公里外的郟县老家看望父母后再回京，但心里想起那位局长就有气，决定去拜会他，也还得去面谢法参谋。于是在邮局给主任拍了“任务已完成”的